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泥版书

楔形文字史话

王 钢/编译

NIBANSHU
XIEXING WENZI SHI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泥版书

楔形文字史话

王 钢/编译

NIBANSHU
XIEXING WENZI SHI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版书：楔形文字史话 / 王钢编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815 - 3

I. ①泥… II. ①王… III. ①楔形文字 - 历史
IV. ①K883. 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840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徐 楠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8. 5
插 页 2
字 数 131 千字
定 价 35.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形文字之谜

楔形文字是古代西亚各国曾广泛使用过的一种文字类型。这种类型的文字，它的符号全是由一些小楔形和扁三角形笔画所组成。从公元初年开始，这种文字就已不再有人使用，逐渐为人们完全遗忘。

直到 17—18 世纪，一些从欧洲来到西亚各国的外交官、学者和游客，才把目光转向这些楔形文字的铭文。它们有的刻在王宫废墟的石柱和宫廷器物上，有的刻在通衢大道旁边山崖的石壁上。在两河流域一些掩埋了古代都城的山丘地面上，随处都可见到像砖块似的小泥版碎片，上面布满了楔形符号的印痕。

一些人对这些由小楔形笔画组成的符号发生了兴趣，它们究竟是什么？是文字吗？没有人能认出写的是什么。有人说不是文字，是古代人画的图案，甚至还有人认为它们是微生物对石料和砖块侵蚀的结果。

经过几代学者长期辛劳的考察和研究，才终于揭开了楔形文字的奥秘。

目 录

引言 楔形文字之谜	(1)
第一章 波斯布里斯的铭文	(2)
第一节 释读楔形文字的最初尝试	(2)
第二节 迈出的关键一步	(4)
第二章 贝希斯通石刻	(8)
第一节 劳林逊临摹贝希斯通石刻	(8)
第二节 劳林逊的私欲拖延了考释工作	(11)
第三章 尼尼微大图书馆和他的主人	(13)
第一节 古国亚述	(13)
第二节 寻觅尼尼微	(15)
第三节 赖亚德挖到了尼尼微	(18)
第四节 泥版和王宫大图书馆的发现	(19)
第五节 泥版和书写泥版的书师	(20)
第四章 亚述学的诞生	(23)
第一节 埃兰楔形文字考释成功	(23)
第二节 辛克思和欧伯特的贡献	(25)
第三节 一场奇特的考试	(27)
第五章 身殉亚述学的乔治·斯密	(30)
第一节 从印刷铺的学徒到博物馆的泥版修复师	(30)
第二节 两次赴库云吉克实地考察成果累累	(32)
第三节 身殉亚述学事业	(35)

第六章 俄罗斯亚述学之父	(37)
第一节 圣比得堡李哈乔夫博物馆	(37)
第二节 尼科尔斯基在博物馆研究泥版	(38)
第三节 研究苏美尔泥版的辉煌成果	(39)
第七章 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一瞥	(44)
第一节 苏美尔：人类最早的文明摇篮	(44)
第二节 巴比伦和亚述的兴亡	(49)
第八章 古代两河流域泥版综述	(56)
第一节 苏美尔泥版	(56)
第二节 阿卡德泥版	(59)
第三节 邻近地区的楔形文字泥版	(61)
第九章 古代两河流域的神话故事	(62)
第一节 概述	(62)
第二节 英雄史诗《吉尔加美什》	(63)
第三节 阿达帕的故事	(72)
第四节 埃塔那的飞天故事	(74)
第五节 创世神话	(77)
第六节 女神伊什塔的有去无回国之行	(82)
第十章 古代两河流域的科学技术	(85)
第一节 数字与数目	(85)
第二节 奇妙的六十进位制	(86)
第三节 算表	(90)
第四节 丈量面积和容积	(91)
第五节 计量单位	(91)
第六节 历书	(93)
第七节 一分钟重多少	(93)
第八节 找寻新月	(94)
第九节 天文学和占星术	(95)
第十节 宇宙的构造	(97)
第十一节 地理知识	(98)

第十二节 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和化学的萌芽	(99)
第十一章 古代两河流域的医药	(102)
第一节 希罗多德所讲并不全面	(102)
第二节 “砍掉他的双手”	(103)
第三节 对病理的认识	(104)
第四节 远古的医书	(105)
第五节 药品	(107)
第六节 绑扎、按摩、运动疗法	(108)
第七节 驱赶邪魔	(108)
第十二章 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律	(110)
第一节 世界上最早的法典	(110)
第二节 奴隶主的法律	(111)
第三节 人的价格	(114)
第四节 卖儿鬻女	(116)
第五节 人作抵押	(116)
第六节 收养义子的幌子	(117)
第七节 在监工的皮鞭下	(119)
第八节 死亡营	(119)
第九节 历史总归是向前发展的	(121)
附录	(123)
主要参考文献	(128)
后记	(129)

插图目录

1	波斯楔形文字铭文的两个句子	5
2	三语铭文中波斯楔形文字和巴比伦楔形文字同一句子的书写示例	7
3	贝希斯通石刻	8
4	新亚述王国（亚述帝国）地图	14
5	亚述国王猎狮图：尼尼微王宫中墙壁上装饰的豪华浮雕	15
6	人面双翼五脚牛：守卫杜尔·沙鲁金皇宫大门的一对神兽塑（其一）	17
7	大洪水泥版	34
8	乔治·斯密像	36
9	苏美尔地图	45
10	公元前 2400 多年拉格什国王乌尔纳姆击败基什为庆功而兴建的巨型碑（鹫碑），现有残片存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47
11	公元前 22 世纪拉格什执政官古迪亚坐像	48
12	乌尔第三王朝创始人乌尔纳姆的圆筒印章	49
13	以汉谟拉比而闻名的古巴比伦王国地图	50
14	新巴比伦王国地图（深蓝色部分）	51
15	巴比伦城宏伟壮丽的伊什塔城门	51
16	巴比伦空中花园模拟画	52
17	圆筒印章及其在泥版上的印记	58
18	公元前 26 世纪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典碑刻体）	58
19	鹫碑残块上的浮雕	59

20	巴比伦数字（1—59）	86
21	巴比伦数字的 60 进位制	88
22	汉谟拉比法典大石碑（柱）顶端的浮雕	114
23	抄写在泥版上的汉谟拉比法典条文	115

楔形文字之谜

楔形文字是古代西亚各国曾广泛使用过的一种文字类型。这种类型的文字，它的符号全是由一些小楔形和扁三角形笔画所组成。从公元初年开始，这种文字就已不再有人使用，逐渐为人们完全遗忘。

直到 17—18 世纪，一些从欧洲来到西亚各国的外交官、学者和游客，才把目光转向这些楔形文字的铭文。它们有的刻在王宫废墟的石柱和宫廷器物上，有的刻在通衢大道旁边山崖的石壁上。在两河流域一些掩埋了古代都城的山丘地面上，随处都可见到像砖块似的小泥版碎片，上面布满了楔形符号的印痕。

一些人对这些由小楔形笔画组成的符号发生了兴趣，它们究竟是什么？是文字吗？没有人能认出写的是什么。有人说不是文字，是古代人画的图案，甚至还有人认为它们是微生物对石料和砖块侵蚀的结果。

经过几代学者长期辛劳的考察和研究，才终于揭开了楔形文字的奥秘。

第一章

波斯布里斯的铭文

第一节 释读楔形文字的最初尝试

在古代波斯国都波斯布里斯的废墟上还残留着昔日宏伟壮丽的半圆形剧场。剧场的露台就像高悬在半空中一样，长达半公里，宽两百多米。登上露台的宽阔台阶两侧，那砌成矮墙的一块块大理石板，那废墟上残存的一根根石柱，还有那守卫剧场入口的雄伟石狮，几乎到处都可见到用楔形文字刻出的铭文。从 17 世纪初开始，不断有欧洲的游客、商人和学者来到伊朗。他们观赏了这些古代灿烂的文化遗迹，惊叹之余还临摹了一些残存的楔形文字铭文带回欧洲。

1763 年，丹麦学者尼布尔来到波斯布里斯。整整几个星期他都在临摹楔形文字，这些由小楔形笔画组成的符号，虽然他还一个也不认识，但是他觉得它们已不再是那么神秘莫测了。

很快，他不用费力就能把一个符号同另一个符号区分开。他发现一组符号经常按一定的规律重复出现。他注意到在上下相连的三段铭文中重复出现的符号之间距离长短不等，而三段铭文中的符号也是一段比一段更复杂。他算出第一段铭文只有 42 个不同的符号，第二段增至 111 个，而第三段竟多达好几百个。这就是说，在第一段铭文中每个符号就像欧洲人惯用的字母那样，表示一个音；第二段中每个符号想必是像日文中的假名那样，表示一个音节；而第三段中的每个符号表示的应是一个词，像中国的汉字。于是尼布尔得出结论：这里书写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他的这一重要发现成为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出发点。

几年之后，尼布尔在丹麦出版了他在波斯布里斯废墟临摹下来的全部楔形文字铭文，但是这些铭文写的是什麼，他仍一无所知。

一位名叫狄赫森的德国东方语言学家读了尼布尔的著作之后指出，

铭文上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属于三种不同的语言，但写的是同一内容。他还认为，第一段铭文中被尼布尔看成是字母的由单个斜楔形笔画构成的符号不是字母，而应是隔字符，其作用就像今天西方文字书写时两个词之间留下的空。

另一位丹麦学者缪恩特想完成尼布尔的未竟事业。他认为要考释出楔形文字写的是什么？首先要弄清这些铭文是哪个民族的？是在什么时代刻写的？因此他得求助于历史。从尼布尔以及其他一些旅行家的著作中，他了解到，在一处铭文旁边的浮雕上刻的是一位重要人物的像。这个人须髯飘飘，坐在高高耸立的宝座上。站在他面前的一行人，刻像的尺寸要小很多，他们的目光都恭顺地注视着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人，一个个都双手举着奉献给他的贡品。可以肯定，坐着的那个人一定是国王。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曾指出，波斯人穿长袍，佩刀挂在右侧。浮雕上这个坐在宝座上的人，他的服饰正是这样。缪恩特认为，这里刻的是一位波斯国王的像，但究竟是哪一位呢？

在石刻上向波斯国王走过来呈献贡物的一行人当中，缪恩特发现有非洲人、埃及人、努比亚人和黑人。历史书中讲过，波斯帝国的疆域只有在阿黑曼尼德王朝的几代国王在位时期扩展到了非洲大陆。由此可知，波斯布里斯废墟这面浮雕上刻的波斯国王应是阿黑曼尼德王朝的。这个王朝的统治时期是公元前6—前4世纪。因此可以断定这个铭文是用古波斯语写的。缪恩特想到，同古波斯语最接近的要算是波斯人的圣经《阿维斯塔》这本书的语言。那个时候，《阿维斯塔》已经被翻译出来，并全面地进行了研究。

在波斯布里斯铭文的第一段中，缪恩特首先注意到了在铭文中反复出现多次的由七个符号构成的固定组合。这一点，在他之前，也曾引起过狄赫森的注意。开始，他同狄赫森一样猜想这可能是人名。缪恩特从自己熟读的历史著作中知道，中古波斯国王的尊号中多次重复“王”字：“大王”、“众王之王”、“诸国之王”，等等。后来，他终于正确判断出这组符号写的应是“王”字。

可惜的是，缪恩特没有把考释楔形文字的工作坚持进行下去。在这方面，一位名叫格罗特芬的德国哥廷根城的教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中学教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第二节 迈出的关键一步

格罗特芬从小就喜欢演算数学难题，解各种字谜和画谜。1802年，他偶然知道了那个使学者们大伤脑筋已有好几十年之久的波斯布里斯铭文，于是十分投入地开始了这一非同寻常的“解谜”工作。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了一本又一本、一篇又一篇有关报道和介绍楔形文字的书籍和文章，还详细地了解了古代波斯的历史。

在格罗特芬之前，狄赫森已经猜出古波斯铭文（第一段）中由单个斜的小楔形构成的符号是隔字符，缪恩特断定铭文中重复多次的七个符号的组合应是“王”字，还有人猜想铭文起首的一个字可能是国王的名字。这些后来都被一一证实。

格罗特芬从铭文中取出了几乎相同的两个句子。他想起了史书中记载的公元3—7世纪萨珊王朝时代波斯国王们惯用的尊号：“某某，大王，众王之王，某某王之子，萨珊”。于是他也得出了同缪恩特一样的结论：铭文中那组反复出现的符号就是“王”字。这时，他手里已经掌握了揭开波斯楔形文字之谜的钥匙。

按照萨珊王朝国王尊号的格式，出现在铭文开头的应是国王的名字，接着出现的便是在后面重复多次的一组符号，他已经确定这是“王”字。紧接着的一组符号按同样的格式应是“大”（在古波斯语中，修饰名词的形容词位于被修饰名词之后）。再往后是两组相同的符号：“王王……”不过，在后一组符号的末尾还附加了一个另外的符号，格罗特芬猜想这大概是复数所有格的标志吧，因为按萨珊王朝国王尊号的格式，这两组符号表示的应是“众王之王”。然后是一组新的符号，这组符号之后又是一个已知的“王”字，在它的末尾也添加了一点东西。格罗特芬想，按萨珊尊号的格式，这可能是“王”字的单数所有格，而它前面的那个字应是这一个国王的名字。最后又是两组新的符号，两组新的符号无疑应当是“子”和“阿黑曼尼德”两个字。

第二句同前一句相差无几。句中多了第六和第七两个字，第六是重复的“王”字，而第七字却是前一句中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新字。位于两句句首的人名是不一样的。两句中有一个相同的人名：前一句中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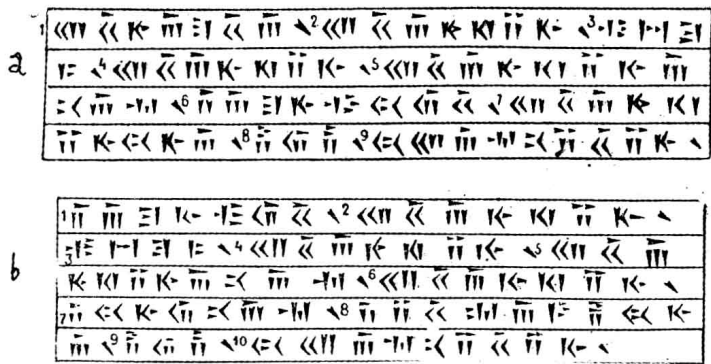


图1 波斯楔形文字铭文的两个句子

逐字译文：a. 薛西斯，王，大，王，众王（复数所有格），大流士（所有格），王（所有格），子，阿黑曼尼德

b. 大流士，王，大，王，众王（复数所有格），王，诸国（复数所有格），吉斯塔斯普（所有格），子，阿黑曼尼德

（引自参考文献2）

第六个字，即王父之名（“某王之子”中的“某”），而在后一句中它位于句首。这句中的第八个字，即王父之名的后面却没有那个按格式应该出现的“王”字，那就是说，这个国王的父亲不是国王。

在对比了这两句铭文之后，格罗特芬得出结论：这里讲到的是祖孙三代，其中只有父子两人是国王，而祖父不是。显然，工作的下一步需从波斯历史中找出阿黑曼尼德王朝时代的各个国王，看看有哪个前后相继的国王是父子关系，而祖父却不是国王。

历史学家早已弄清古波斯阿黑曼尼德王朝诸王的名字，按在位时期的先后，它们是：居鲁士、冈比斯、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阿尔塔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二世、大流士二世、阿尔塔薛西斯二世、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大流士三世。其中只有两位国王的父亲不是国王，即居鲁士和大流士一世。因此两句铭文中讲到的人名，只有两种可能：

（子） （父） （祖父）

I. 冈比斯 居鲁士 冈比斯

II. 薛西斯 大流士 吉斯塔斯普

第一种可能显然与铭文中的情况不符，因为这里祖孙两人的名字相同，都是冈比斯。铭文中相应的却是两组相差甚远的符号，只剩下一

可能了，格罗特芬满有把握地写下了两句铭文的译文：

“薛西斯，大王，众王之王，大流士王之子，阿黑曼尼德”

“大流士，大王，众王之王，诸国之王，吉斯塔斯普之子，
阿黑曼尼德”

格罗特芬不认得波斯楔形文字的任何一个字母，任何一个字，竟完全正确无误地翻译出了这两句铭文。严密的逻辑性，对历史和古代语言的博学多识，非凡的洞察力，善于抓住常人容易忽略掉的细节——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出众的毅力与勤奋，终于使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但是了解了铭文的内容，事情还只完成一半。还应当了解铭文的语言，确定每个楔形文字符号的读音，把铭文按古波斯语的发音读出来。这时，《阿维斯塔》对格罗特芬就十分有用了。

我们把铭文中的三个人名读成“薛西斯、大流士、吉斯塔斯普”是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著作的拼法。格罗特芬用《阿维斯塔》经的语言正确地进行对比后，认为这些人名的古波斯语发音应当是：

hsharsha（薛西斯）

darheish（大流士）

geshtasp（吉斯塔斯普）

这样，格罗特芬就确定出了波斯楔形文字的12个字母的读音。后来查明，这12个字母中有9个是完全正确的。

又过了35年，古波斯楔形文字的各个字母才终于全部考释出来。完成这项工作的是波斯语的两位专家——法国人比尤努夫和挪威人拉森。两人曾在一起学习和工作过。比尤努夫经常写信向他青年时代的挚友通报自己研究波斯楔形文字的进展情况。有一封信甚至是开玩笑地用波斯楔形文字写出的。正当动作迟缓的比尤努夫在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准备交付出版时，敏捷的拉森已经考释出了波斯楔形文字的全部字母。他向自己的朋友写信通报了此事，同时还附上了一本已经印好的书。

古波斯楔形文字已经不再是谜了，对它的考释已基本完成。现在学者们可以不费力地认出用这种文字写的铭文。但是要解开全部楔形文字之谜，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波斯布里斯铭文是用三种楔形文字写出的，另外两种更为复杂（很久以后学者们才弄清了，比波斯楔形文字稍复杂一些的是埃兰楔形文字，最复杂的一种是巴比伦楔形文字），它们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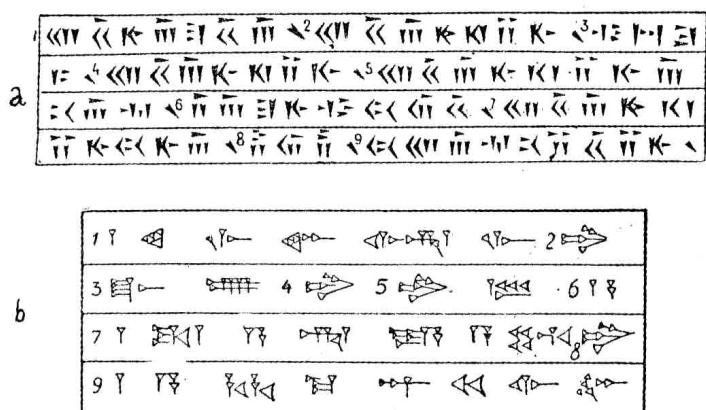


图2 三语铭文中波斯楔形文字和巴比伦

楔形文字同一句子的书写示例

译文：薛西斯，大王，众王之王，大流士王之子，阿黑曼尼德

(图片引自参考文献2)

释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古波斯楔形文字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尚未完全弄清。正在这个时候，英国的一个情报人员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赫城郊外的一座山崖峭壁上找到了用同样三种楔形文字刻出的长篇铭文，它在后来楔形文字的考释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贝希斯通石刻

第一节 劳林逊临摹贝希斯通石刻

从伊朗克尔曼沙赫通往伊拉克巴格达的大道旁有一座一千多米高的山。它孤峰突起，高耸入云，这就是贝希斯通山。大道上通过的行人老远便可望见，在山崖的峭壁上刻有一个巨大的浮雕人像，在他的周围还有几十个人像，但尺寸要小得多。是谁的巨人般的大手在这高达百米的峭壁上凿出了这样宏伟的浮雕呢？（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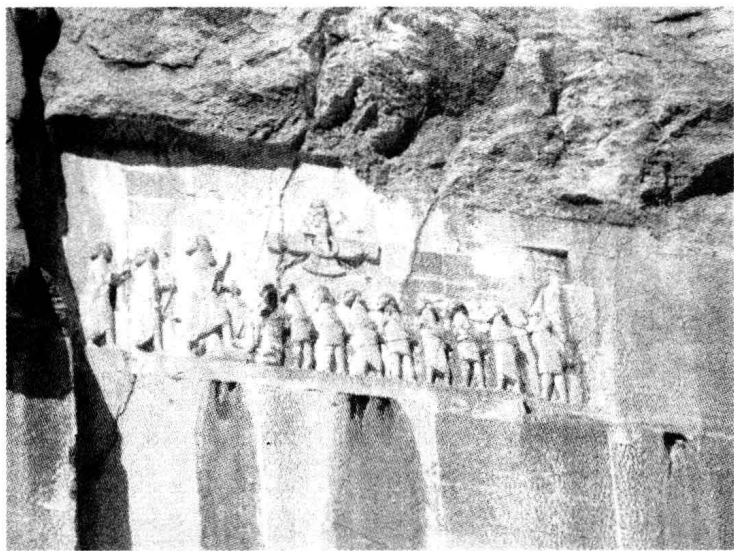


图3 贝希斯通石刻

（引自维基百科）

1836年，一个名叫劳林逊的英国情报人员任当时伊朗国王的兄长曼沙赫省总督的军事顾问。他来到山崖下面，看出在人像的下方还刻有一大片楔形文字的铭文。他举起了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崖壁。原来铭文